

名家改编古典名著青少版

◇ 原著 · 施耐庵
◇ 改编 · 胡怀琛

插图
版

水浒传

二



海豚出版社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名家改编古典名著青少版

水浒传



原著·施耐庵
改编·胡怀琛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目 录

第 十 八 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257
第 十 九 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郛城县月夜走刘唐	274
第 二 十 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292
第二十一回	阎婆大闹郛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	306
第二十二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320
第二十三回	王婆贪贿诱邻妇 郛哥不忿闹茶肆.....	335
第二十四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潘氏药鸩武大郎.....	349
第二十五回	何九叔送丧偷骨 武二郎杀嫂报兄.....	359
第二十六回	义士被配孟州道 英雄相遇十字坡.....	376
第二十七回	武松威震平安寨 施恩谋夺快活林.....	387
第二十八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399
第二十九回	施恩三人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410
第 三 十 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425
第三十一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439
第三十二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459
第三十三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473

第三十四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490
第三十五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508
第三十六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522

第十八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话说当下何观察领了知府台旨下厅来，随即到机密房里与众人商议。众多做公的道：“若说这个石碣村湖荡，紧靠着梁山泊，都是茫茫荡荡，芦苇水港。若不得大队官军，舟船人马，谁敢去那里捕捉贼人！”何涛听罢，说道：“这一论也是。”再到厅上禀复府尹，道：“原来这石碣村湖泊正傍着梁山水泊，周围尽是深港水汊，芦苇草荡。闲常时也兀自劫了人，莫说如今又添了那一伙强人在里面。若不起得大队人马，如何敢去那里捕获得人！”府尹道：“既是如此说时，再差一员了得事的捕盗巡检，点与五百官兵人马，和你一处去缉捕。”何观察领了台旨，再回机密房来，唤集这众多做公的，整选了五百余人，各各自去准备什物器械。

次日，那捕盗巡检领了济州府帖文，与同何观察两个点起五百军兵，同众多做公的一齐奔石碣村来。

* * * * *

且说晁盖、公孙胜自从把火烧了庄院，带同十数个庄客来到石碣村，半路上撞见三阮弟兄各执器械，却来接应到家。七个人都在阮小五庄上。那时阮小二已

把老小搬入湖泊里，七人商议要去投梁山泊一事。吴用道：“现今李家道口有那旱地忽律朱贵在那里开酒店，招接四方好汉。但要入伙的，须是先投奔他。我们如今安排了船只，把一应的物件装在船里，将些人情送与他引进。”

大家正在那里商议投奔梁山泊，只见几个打鱼的来报道：“官军人马飞奔村里来也！”晁盖便起身叫道：“这厮们赶来，我等休走！”阮小二道：“不妨！我自对付他！叫那厮大半下水里去死，小半都搠杀他！”公孙胜道：“休慌！且看贫道的本事！”晁盖道：“刘唐兄弟，你和学究先生且把财赋老小装载船里，径撑去李家道口左侧相等。我们看些头势，随后便到！”

阮小二选两只棹船，把娘和老小，家中财赋，都装下船里。吴用、刘唐各押着一只，叫七八个伴当摇了船，先到李家道口去等；又分付阮小五、阮小七撑驾小船，如此迎敌。两个各棹船去了。

* * * * *

且说何涛并捕盗巡检，带领官兵，渐近石碣村，但见河埠有船，尽数夺了；便使会水的官兵下船里进发；岸上的，骑马。船、骑相迎，水、陆并进。到阮小二家，一齐呐喊，人兵并起，扑将入去。早是一所空房，里面只有些粗重家伙。何涛道：“且去拿几家附近渔户。”问时，说道：“他的两个兄弟：阮

小五、阮小七，都在湖泊里住，非船不能去。”何涛与巡检商议道：“这湖泊里港汊又多，路径甚杂；抑且水荡陂塘，不知深浅；若是四分五落去捉时，又怕中了这贼人奸计。我们把马匹都教人看守在这村里，一发都下船里去。”

当时捕盗巡检并何观察一同做公的人等都下了船。那时捉的船非止百十只，也有撑的，亦有摇的，一齐都望阮小五打鱼庄上来。行不十五六里水面，只听得芦苇中间有人嘲歌。众人且住了船听时，那歌道：

“打渔一世蓼儿洼，
不种青苗不种麻。
酷吏赃官都杀尽，
忠心报答赵官家！”

何观察并众人听了，尽吃一惊。只见远远地一个人独棹一只小船儿，唱将来。有认得的指道：“这个便是阮小五！”何涛把手一招，众人并力向前，各执器械，挺着迎将去。只见阮小五大笑，骂道：“你这等虐害百姓的贼！直如此大胆！敢来引老爷做甚么！却不是来捋虎须！”

何涛背后有会射弓箭的，搭上箭，拽满弓，一齐放箭。阮小五见放箭来，拿着桦揪，翻筋斗钻下水里去。众人赶来跟前，拿个空。

又撑不到两条港汊，只听得芦苇荡里打唿哨。

众人把船摆开，见前面两个人棹着一只船来。船头上立着一个人，头戴青箬笠，身披绿蓑衣，手里捻着条笔管枪，口里也唱着道：

“老爷生长石碣村，
禀性生来要杀人。
先斩何涛巡检首，
京师献与赵王君！”

何观察并众人听了，又吃一惊。有认得的说道：“这个正是阮小七！”何涛喝道：“众人并力向前，先拿住这个贼，休教走了！”阮小七听得，笑道：“泼贼！”便把枪只一点，那船便使转来，望小港里串着走。众人舍命喊，赶将去。

这阮小七和那摇船的飞也似摇着橹，口里打着唿哨，串着小港汊中只顾走。众官兵赶来赶去，看见那水港窄狭了。何涛道：“且住！把船且泊了，都傍岸边。”上岸看时，只见茫茫荡荡，都是芦苇，正不见一些旱路。何涛心内疑惑，却商议不定，便问那当村住的人。说道：“小人们虽是在此居住，也不知道这里有许多去处。”

何涛便教划着两只小船，船上各带三两个做公的，去前面探路。去了两个时辰有余，不见回报。何涛道：“这厮们好不了事！”再差五个做公的，又划两只船去探路。这几个做公的划了两只船，又去了一个多时辰，

并不见些回报。何涛道：“这几个都是久惯做公的四清六活的人，却怎地也不晓事！如何不着一只船转来回报？不想这些带来的官兵人人亦不知颠倒！”

天色又看看晚了，何涛思想：“在此不着边际，怎生奈何？我须用自去走一遭。”拣一只疾快小船，选了几个老郎做公的，各拿了器械，桨起五六把桦楫，何涛坐在船头上，望这个芦苇港里荡将去。

那时已是日没沉西。划得船开，约行了五六里水面，看见侧边岸上一个人提着把锄头走将来。何涛问道：“兀那汉子，你是甚人？这里是甚去处？”那人应道：“我是这村里庄家。这里唤做断头沟，没路了。”何涛道：“你曾见两只船过来么？”那人道：“不是来捉阮小五的？”何涛道：“你怎地知得是来捉阮小五的？”那人道：“他们只在前面鸟林里厮打。”何涛道：“离这里还有多少路？”那人道：“只在前面望得见便是。”

何涛听得，便叫拢船前去接应；便差两个做公的拿了挡叉上岸来。只见那汉提起锄头来，手到，把这两个做公的，一锄头一个，翻筋斗都打下水里去。何涛见了吃一惊，急跳起身来时，却待奔上岸，只见那只船忽地搪将开去，水底下钻起一个人来，把何涛两腿只一扯，扑通地倒撞下水里去。这几个船里的却待要走，被这提锄头的赶将上船来，一锄头一个，排头打下去，脑浆也打出来。

这何涛被水底下的这人倒拖上岸来，就解下他的胳膊来捆了。看水底下这人却是阮小七，岸上提锄头的那汉便是阮小二。弟兄两个看着何涛骂道：“老爷弟兄三个，从来只爱杀人，放火！量你这厮值得甚么！你如何大胆，特地引着官兵来捉我们！”何涛道：“好汉！小人奉命差遣，概不由己。小人怎敢大胆要来捉好汉！望好汉可怜见家中有个八十岁的老娘，无人养赡，望乞饶恕性命则个！”阮家弟兄道：“且把他来捆做个‘粽子’撇在船舱里！”把那几个尸首都撺去水里去了。个个唿哨一声，芦苇丛中钻出四五个打鱼的人来，都上了船。阮小二、阮小七各驾了一只船出来。

* * * * *

且说这捕盗巡检，领着官兵，都在那船里，说道：“何观察他道做公的不了事，自去探路，也去了许多时不见回来！”

那时正是初更左右，星光满天，众人都在船上歇凉。忽然只见起一阵怪风，从背后吹将来，吹得众人掩面大惊，只叫得苦，把那缆船索都刮断了。正没摆布处，只听得后面唿哨响；迎着风看时，只见芦花侧畔射出一派光来。众人道：“今番却休了！”那大船、小船约有百十来只，正被这大风刮得你撞我磕，捉摸不住，那火光却早来到面前。原来都是一丛小船，两只价帮住，上面满满堆着芦苇柴草，刮刮杂杂烧着，乘



何涛被水底下的这人倒拖上岸来

着顺风直冲将来。那百十来只官船屯塞做一块，港汊又狭，又没回避处，那头等大船也有十数只，却被他火船推来钻在大船队里一烧。水底下原来又有人扶着船烧将来，烧得大船上官兵都跳上岸来逃命奔走。不想四边尽是芦苇野港，又没旱路。只见岸上芦苇又刮刮杂杂也烧将起来。那捕盗官兵两头没处走。风又紧，火又猛，众官兵只得都奔烂泥里立地。火光丛中，只见一只小快船，船尾上一个摇着船，船头上坐着一个先生，手里明晃晃地拿着一口宝剑，口里喝道：“休教走了一个！”众兵都在烂泥里慌做一堆。

说犹未了，只见芦苇东岸，两个人引着四五个打鱼的，都手里明晃晃拿着刀、枪走来；这边芦苇西岸，又是两个人，也引着四五个打鱼的，人手里也明晃晃拿着飞鱼钩走来。东西两岸四个好汉并这伙人一齐动手，排头儿搠将来。无移时，把许多官兵都搠死在烂泥里。东岸两个是晁盖、阮小五，西岸两个是阮小二、阮小七，船上那个先生便是公孙胜。

五位好汉引着十数个打鱼的庄家，把这伙官兵都搠死在芦苇荡里。单单只剩得一个何观察，捆做粽子也似，丢在船舱里。阮小二提将上岸来，指着骂道：“你这厮是济州一个诈害百姓的蠢虫！我本待把你碎尸万段，却要你回去对那济州府管事的贼说：俺这石碣村阮氏三雄，东溪村天王晁盖，都不是好撩拨的！”

我也不来你城里借粮，他也休要来我这村中讨死！倘或正眼儿觑着，休道你是一个小小州尹，也莫说蔡太师差千人来要拿我们，便是蔡京亲自来时，我也搠他三二十个透明的窟窿！俺们放你回去，休得再来！传与你的那个鸟官人，教他休要做梦！这里没大路，我着兄弟送你出路口去！”

当时阮小七把一只小快船载了何涛，直送他到大路口，喝道：“这里一直去，便是寻路处！别的众人都杀了，难道只恁地好好放了你去？也吃你那州尹贼驴笑！且谁下你两个耳朵来做表证！”阮小七身边拔起尖刀，把何观察两个耳朵割下来，鲜红淋漓；插了刀，解了胳膊，放上岸去。何涛得了性命，自寻路回济州去了。

* * * * *

且说晁盖、公孙胜和阮家三弟兄并十数个打鱼的，一发都驾了五七只小船，离了石碣村湖泊，径投李家道口来。到得那里，相寻着吴用、刘唐船只，合做一处。吴用问起拒敌官兵一事。晁盖备细说了。吴用众人大喜。整顿船只齐了，一同来到旱地忽律朱贵酒店里。朱贵见了许多人来，说投托入伙，慌忙迎接。吴用将来历实说与朱贵听了，大喜。逐一都相见了，请入厅上坐定，忙叫酒保安排分例酒来管待众人。随即取出一张皮靶弓来，搭上一枝响箭，望着那对港芦苇

中射去。

响箭到处，早见有小喽啰摇出一只船来。朱贵急写了一封书呈，备细写众豪杰入伙姓名人数，先付与小喽啰赍了，教去寨里报知；一面又杀羊管待。

众好汉过了一夜，次日早起，朱贵唤一只大船，请众多好汉下船，就同带了晁盖等来的船只，一齐望山寨里来。行了多时，早来到一处水口，只听的岸上鼓响锣鸣。晁盖看时，只见七八个小喽啰划出四只哨船来，见了朱贵，都声了喏，自依旧先去了。

* * * * *

再说一行人来到金沙滩上岸，便留老小船只并打鱼的人在此等候。又见数十个小喽啰下山来接引到关上。王伦领着一班头领出关迎接晁盖等，慌忙施礼，道：“小可王伦，久闻晁天王大名，如雷灌耳。今日且喜光临草寨。”晁盖道：“晁某是个不读书史的人，甚是粗鲁。今日事在藏拙，甘心与头领帐下做一小卒。不弃，幸甚。”王伦道：“休如此说。且请到小寨，再有计议。”

一行从人都跟着上山来。到得大寨聚义厅上，王伦再三谦让晁盖一行人上阶。晁盖等七人在右边一字儿立下，王伦与众头领在左边一字儿立下。一个个都讲礼罢，分宾主对席坐下。王伦唤阶下众小头目声喏已毕，一壁厢动起山寨中鼓乐。先叫小头

目去山下管待来的从人，关下另有客馆安歇。单说山寨里，宰了两头黄牛，十个羊，五个猪，大吹大擂筵席。

众头领饮酒中间，晁盖把胸中之事，从头至尾，都告诉王伦等众位。王伦听罢，骇然了半晌，心内踌躇，做声不得。自己沉吟，虚作应答。

筵宴至晚席散，众头领送晁盖等众人关下客馆内安歇，自有来的人伏侍。晁盖心中欢喜，对吴用等六人说道：“我们造下这等迷天大罪，那里去安身！不是这王头领如此错爱。我等皆已失所，此恩不可忘报！”吴用只是冷笑。晁盖道：“先生何故只是冷笑？有事可以通知。”吴用道：“兄长性直。你道王伦肯收留我们？兄长不看他的心，只观他的颜色、动静、规模。”晁盖道：“观他颜色怎地？”吴用道：“兄长不见他早间席上与兄长说话，倒有交情。次后因兄长说出杀了许多官兵、捕盗巡检，放了何涛，阮氏三雄如此豪杰，他便有些颜色变了。虽是口中应答，心里好生不然。若是他有心收留我们，只就早上便议定了坐位。杜迁、宋万，这两个自是粗鲁的人，待客之事如何省得？只有林冲那人原是京师禁军教头，大郡的人，诸事晓得，今不得已，坐了第四位。早间见林冲看王伦答应兄长模样，他自便有些不平之气，频频把眼瞅这王伦，心内自己踌躇。我看这人倒有顾盼之心，只是不得已。小生略

放片言，教他本寨自相火并！”晁盖道：“全仗先生妙策。”当夜七人安歇了。

次日天明，只见人报道：“林教头相访！”吴用便对晁盖道：“这人来相探，中俺计了。”七个人慌忙起来迎接，邀请林冲入到客馆里面。吴用向前称谢道：“夜来重蒙恩赐，拜扰不当。”林冲道：“小可有失恭敬。虽有奉承之心，奈缘不在其位，望乞恕罪。”吴学究道：“我等虽是不才，非为草木，岂不见头领错爱之心，顾盼之意！感恩不浅！”

晁盖再三谦让林冲上坐。林冲那里肯，推晁盖上首坐了。林冲便在下首坐定。吴用等六人一带坐下。晁盖道：“久闻教头大名，不想今日得会。”林冲道：“小人旧在东京时，与朋友交，礼节不曾有误。虽然今日能够得见尊颜，不得遂平生之愿，特地径来陪话。”晁盖称谢道：“深感厚意。”吴用便动问道：“小生旧日久闻头领在东京时，十分豪杰，不知缘何与高俅不睦，致被陷害？后闻在沧州亦被火烧了大军草料场，又是他的计策，向后不知谁荐头领上山？”林冲道：“若说高俅这贼陷害一节，但提起，毛发直立！又不能报得此仇！来此容身，皆是柴大官人举荐到此。”吴用道：“柴大官人，莫非是江湖上称为小旋风柴进的么？”林冲道：“正是此人。”晁盖道：“小可多闻人说柴大官人仗义疏财，接纳四方豪杰，说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孙，如

何能够会他一面也好！”吴用又对林冲道：“据这柴大官人，名闻寰海，声播天下的人，教头若非武艺超群，他如何肯荐上山？非是吴用过称：理合王伦让这第一位与头领坐。此天下公论，也不负了柴大官人的书信。”林冲道：“承先生高谈。只因小可犯下大罪，投奔柴大官人，非他不留林冲，诚恐负累他不便，自愿上山。不想今日去住无门！非在位次低微，只为王伦心术不定，语言不准，难以相聚！”吴用便道：“王头领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如何心地倒恁窄狭？”林冲道：“今日山寨天幸，得众多豪杰到此相扶相助，似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此人只怀嫉妒贤能之心，但恐众豪杰势力相压。夜来因见兄长所说众位杀死官兵一节，他便有些不然，就怀不肯相留的模样。以此请众豪杰来关下安歇。”吴用便道：“既然王头领有这般之心，我等休要待他发付，自投别处去便了。”林冲道：“众豪杰休生见外之心，林冲自有分晓。小可只恐众豪杰生退去之意，特来早早说知。今日看他如何相待。若这厮语言有理，不似昨日，万事罢论；倘若这厮今朝有半句话参差时，尽在林冲身上！”晁盖道：“头领如此错爱，俺弟兄皆感厚意。”吴用便道：“头领为新弟兄面上倒与旧弟兄分颜。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时，小生等登时告退。”林冲道：“先生差矣！古人有言：‘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量这一个泼男女，腌臢畜生，说甚弟